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一回 岳飛計畫河北策

卻說宋高宗自登大寶已後，李綱秉預國政，朝廷一切事務俱有條度，比靖康之風大有不俟。只是專信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議論。時宗澤累上表請車駕回還東京，高宗意頗回，欲從其請。汪、黃二人力奏曰：「太上皇之子將三十人，今所存者，只陛下一人而已。如何不自保重，而送啖子虎口乎？臣訪得虜寇利於騎射，不習水戰。金陵天險所在，前據大江，可以攻，可以守。東南久安，民力富盛，可以待敵。望陛下駐蹕於此，高枕無憂矣。」高宗為人素畏怯，無大作為，只依著汪、黃二人之議，再不復思幸東京矣。東京留守宗澤聞此消息，與武義郎岳飛謀曰：「聖上以吾言不足取，專信黃潛善、汪伯彥之計，天下如何見太平，胡虜如何得剿滅！」岳飛聞其說而歎曰：「主人全不知我住他亦住之意，駕在揚州，虜寇亦到揚州；駕在金陵，虜寇亦到金陵；駕在臨安，虜寇亦到臨安；一到海濱，彼亦隨至。駕所到處，即為邊岸。」乃與宗澤商議作表，請車駕復取中原。澤視表興衰宛然畢見，甚壯其言。飛遣人齎表來朝，見高宗，呈上表文。

表曰：

武義郎臣岳飛謹言：今承陛下已登大寶，黎元有歸，社稷有主，今足可伐虜人之謀，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，兵勢漸盛。彼方謂我素弱，未必能敵，正宜乘其怠而擊之。

今黃潛善、汪伯彥之輩，不能承陛下之意，恢復故疆，迎還二聖，奉車駕日益南而有苟安之漸，無遠大之略，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。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，終不成功。今日之計，莫若請車駕還京，罷幸江南之詔，乘二聖蒙塵未久，虜人未固之際，親率六軍，迤邐北渡，則天威所臨，將士一心，士卒作氣，中原之地指期可復。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，謹言。

高宗覽表畢，付丞相府議其事。黃潛善等奏：「岳飛官居小職，而乃越職言事，陛下可削罷其官職，放歸田裡。」高宗允奏。岳飛見詔至，即將往日所賜金帛散與士卒，各吩咐之曰：「爾等謹依留守號召，久後必有重用，勿因我去而生異心。」眾人皆垂淚不忍舍別。岳飛迺到幕府，拜辭宗澤。宗澤舉酒執其手送之，且泣曰：「我今職居留守，節制兩河軍馬，上言二十餘疏，畢被奸臣所阻，使我憂憤成疾，何況於爾？幸得還鄉足矣。我觀君才智勇略，異日必為興復之用。只我病在心腹，那時不得與你會矣。」岳飛亦淚下拜曰：「留守放心保重，待丑虜復作，岳飛挺身與留守當先。」言畢，辭了宗澤，離東京往相州路回。

時值秋天光景，車碾塵高，馬銜衰草，絲鞭裊裊，穿紅葉之孤林；駿馬遲遲，越野橋之碧水。不數日來到相州，人家庭拜謁母親，備言因上書被謫，奪去官職，放歸田裡，母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此君子之道也。為人子者，能事君，是為忠臣；能事親，則為孝子。既朝廷不用，尚得我在，吾兒若能竭力事親，他日亦不失於令名，有何不可。」岳飛拜謝，在家盡事親之道不提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金國右副元帥幹離不病卒，太宗甚傷感之，命有司具棺槨，以優禮葬之。時建炎元年秋八月也，聽知康王即位於金陵，而廢偽楚張邦昌，復遣大太子黏沒喝為大元帥，領兵四萬，從雲中進發，下太行，由河陽渡河，攻河南。四太子兀朮為左副元帥，領兵四萬，從燕山渡河，攻山東。婁室為右副元帥，領兵四萬，從同州渡河，攻陝西。大兵共一十二萬，分作三路而進。邊庭消息報入南京，高宗聞奏大驚，詔陝西、河北、京東、京西各路，招兵入衛京城。就封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，招集兩河忠義，以防金兵。賜與銅錢一百萬貫，以充軍用，又給空名誥身一千餘道，有功者許量功授職，一切以便宜行事。張所既受招撫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在北京，候措置有緒，乃可渡河招募。帝依其議，張所即在京師招集將佐。北京留守張益謙表奏張所議置司北京，河北盜賊愈多，而民間苦擾，不若罷其事。高宗見奏，以示李綱。綱曰：「張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有緒方渡河。今張所尚任京師，招集將佐未行，不知益謙何以其騷擾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，民無所歸，聚為賊盜，故置司招撫，因其力而之解河北之急，豈緣置司乃有盜賊？今京東、京西群盜嘯聚，攻掠州縣，豈亦置司所致耶？方胡騎三路而入，朝廷欲有所經略，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妄奏。望陛下依張所之議，必有可觀。」高宗是其言，下令照原從張所奏，置司北京，仍令持節前往招募人馬。

張所承旨辭朝，持節北行。過相州界，聞本處岳飛因上書被謫，閒居於此，所差人招之。岳飛見說金兵復至，張招撫差人來請，即辭了老母，來見張招撫。張所一見岳飛身貌出眾，動靜過人，遂以國士相待。填與誥身，補升舊職修武郎、閣門祇候，充中軍統制。岳飛舊日部下將因飛離東京已後，漸各散去，及聞飛在張招撫處，依前來相隨。時張憲、王貴、任士安、董先、姚政、郝昂、孟邦杰、梁興、董榮、趙雲、李進、牛皋、張峪、王剛、胡青、劉遇、王進，皆在幕下矣。

張所既招得岳飛一起將佐來到，大悅。次日請過岳飛，在中軍待之以酒。飲至半酣，張所從容問飛曰：「每聞統領在宗留守處勇冠三軍，統領自料能敵幾何？」飛曰：「論勇不足恃也。用兵之法，全在先謀。樂枝曳柴以敗荊，莫敖來樵以致絞，兵法云：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。為將無謀，不足以搏匹夫，此之謂也。」張招撫乃是儒生出身，一聞其言，甚是有理，矍然起身謂岳飛曰：「爾今所言，正合為將之道，殆非行伍中人也。」因請岳飛分坐共飲。飲間張所復與岳飛細論時事。岳飛不覺流淚，對曰：「今日只要掃蕩胡虜，迎還二聖，復其舊日江山，以報國家，此乃是我平生之願。」張所因問曰：「今日朝廷差我招撫河北人馬，我心亦願如此，只不知其計何出，未審統領曾有先定之謀否？」飛曰：「前人有言：河北看天下，猶如身佩珠玉；天下看河北，猶如人之手足。人身所佩珠玉猶可無，人之手足不可一時無也。今本朝建都於汴京，則無有陝西長安秦關二之險隘可據。蓋汴京在於平川曠野之地，長河有千里之遠，首尾不能相應，全靠著河北以為汴京之固。實要選用有謀之將，守把險隘之地，深溝高壘，多則重鎮。假使虜寇南侵，我邊疆之上，一城之後，復有一城。二城受圍，諸城可救。或出精兵擊其首尾，若能如此，終不敢犯吾之邊境也。」

虜寇不敢窺我河南，則汴京之地無憂矣。蓋河南得有河北，猶似燕、冀而有居庸等關，若河北之地不守，則黃河迤南之地未可保也；如居庸等關不守，則燕、冀諸州不可保也。常思內侍童貫奉命宣撫河北而取燕山、雲中之事，每發一笑。蓋國家用兵，開闢疆土，若有一尺一寸之地，便將那一尺一寸地土所出，助為國用。因其地土所產錢糧則可以養兵、養民，因民可以充實其地而無拋荒之地，因兵可以習練成熟守地巡哨而可保民，然後因其地方之人可為嚮導，得知地之險隘，設關立柵，令人守把，使虜寇則不敢入。今童貫全不想以此為謀，開闢疆土，只是竭盡府庫之財，求及無厭虜寇而取其地。虜寇既得金銀彩緞數多而假許其請，他則盡收其地所產錢糧，並搬移居民北行，及將平日操練軍士席捲而去，只丟下空虛無用之城。朝廷只知燕山、雲中諸城真是我有，欲竭盡天下錢糧人力以充實己州之地，全不知緊要險隘之處都是虜寇使人守把。他專訪我軍民才待安業，一呼而入，使我好兒好女盡皆陷沒於腥羶，實被胡虜所料。若要取燕山、雲中之地，而不用心於險隘，妄有其虛名，而受其實禍矣。盡將中國錢糧軍民家產而資於夷狄，可不痛哉！

今看河南、河北，正猶如此。朝廷雖命公為招撫，今河北多半屬於虜寇，將何以為招撫之地，而得盡招撫之職？今日願明公盡取河北之地，而為汴京之藩障方可。若不如此，是天下手足已去，而汴京根本之地不能保矣。他時虜寇既得河北，又得河南，險隘既失，汴京必其無事乎？及虜寇南侵，那時節只是勸朝廷出幸江海，未可知也。招撫若能許忠於國，則當請命於天子，提兵遠壓燕、雲，使飛為招撫之偏將，跟隨前進，所命到其間，拚一死而報國，實無辭也！」張所聞飛計畫河北之策甚有條理，心中大喜。酒罷，次日即填與誥身，改升岳飛為武經郎，分兵付飛統領，跟隨河北制置使王彥渡河招撫。岳飛既受命，與王彥前往河北去訖。